

热爱

纪念一代人的青春和热情

纪念那段大起大落、无奈而又炽热澎湃的岁月

袁利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袁利 著

热爱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热爱 / 袁利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9.1

ISBN 978-7-5399-3088-6

I. 热... II. 袁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01966 号

- 书 名 热爱
著 者 袁 利
责任编辑 金 泉
责任校对 梵 高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380 千
印 张 27.75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, 200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088-6
定 价 32.00 元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 |
CHAPTER 1

.....

双桥堍这种木结构的老旧楼房,一边沿河,另一边沿街,以前在苏州城是很普遍的,房间里的光线一向有些黯淡,不管四季如何轮转,房间里的气氛,也总归带着点压抑的感觉。

.....

至少一九五〇年春天的这一个早上,灿烂的太阳并没有让住在这里的沈寒秋心情灿烂起来。

沈寒秋,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子,或者还不到二十岁,额头上没有一点点皱纹,即使她皱起眉头的时候,也没有皱纹,可她眼睛里的神气,却是绝不止二十

岁的,虽然表面上,她这样平静和淡然,但如果你往深了看,是能看到背后那种无比的忧伤和苍凉的,这甚至不是平常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所能拥有的,哪怕老太太已经过了一生一世那么长。

此刻,沈寒秋正坐在二楼窗口的梳妆台前,穿了一件白色的真丝素绉缎吊带裙,谐音的缘故,又因了苏州的纺织业从古到今都很发达,素绉缎的产量也是不小的,所以苏州人就索性管它叫苏州缎。虽然产量不小,但苏州缎是真丝里的上等品,从前的普通老百姓也还是很少有机会穿,沈寒秋身上这件裙子,有些旧了,缎子的光泽开始有些褪,不过这反倒更显出她皮肤不同寻常的细腻和光滑来,即使在阴暗中,竟也散发出白瓷般的光泽;桌上支着一面四周围镂了一圈梅花的椭圆形镜子,边上放着一个同样花色的梳妆盒,都是老银的材质。

窗外的河水不动声色地流着,把对岸街道上的许多声音浮了起来,小商小贩的吆喝、乡邻之间的东家长西家短、小孩子央求母亲买大饼油条……各种各样,嘈杂得很,但也都只是耳旁风,进不了沈寒秋的耳朵。

进到沈寒秋耳朵里的,是广播喇叭里的声音。

用来做广播的喇叭一解放就有了,共产党用来给老百姓做政策宣传,最早都装在绿色的吉普车上,车上同时还装着毛泽东的巨幅照片,车子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在大街小巷里开来开去,谁都会好奇地听一听,看一看。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等等,苏州百姓就是先从这样移动的喇叭里听来的,然后就看到进城的解放军宁愿睡在街边,也不愿去敲门打扰老百姓,即使有进步的百姓去拉他们住自己家里,他们也是万万不肯。于是更多的苏州人就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有了好感。

后来,车上的喇叭就比较少了,而固定在城市里各个比较热闹的地方的喇叭多了。双桥堍在苏州虽不是个闹市,却是个比较集中的居民区,此外,苏州纺织厂、民生拉链厂、中区区委大院等等也都在附近,所以,双桥堍也有了一个用作广播的喇叭。

熟悉的男声,严肃而不容置疑地:苏州市公安局发出《苏州市居民申报户口暂行规则》,暂行规则规定:迁入需填写《户口登记申请书》和迁入新户的证明文

件送派出所报分局核定；无迁入证明文件及来历不明的迁入户需加具保证书；对出生、死亡、结婚、离婚、收养的，七天内申报户口……

哐啷！突然爆发的石破天惊的声音，沈寒秋的身子下意识地颤了一下，她没有回头，从镜子里看到他穿着一双黑色的皮鞋，一动不动地躺在里间的藤椅上，门开着，那摔碎了的玻璃果盘和苹果就散落着里外间的通道里。寒秋觉得那些碎玻璃就像一根根芒刺一样，一下子全都刺在了她的心上，却没有尖锐的疼，事实上，十六岁那年事情发生之后，她的心就已经不太会有尖锐的疼了。就算你砸了这个房子又有什么用？广播声还是照样传了进来，清晰而准确。公安机关结合民主建政，废除保甲制度，培养积极分子建立群众治安小组、读报小组、登记委员会等，协同干警对户口开展查对登记工作，同时清查坏人除暴安良，巩固革命秩序，使我市民得以安居乐业……

沈寒秋在心里暗暗地叹了口气，自从副区长周思学把那张报纸放到她的面前，她就一直有点疑心自己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必要，但因为背后那个男人，她是必须活下去的。可怎么才能顺顺当当地活下去呢……也许……她又不自觉地叹了口气，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叹息，发了好一阵子呆，才拿出一沓印着紫色小花的白色信纸和一支老式的派克金笔，微微躊躇了一下，拔掉钢笔套，写下三个蓝色的字：自首书……

苏明涛的歌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地毫无预兆地闯了进来：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，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！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……起先远远地，有一点飘忽，然后就越来越近了，近到就像在沈寒秋耳根子边一样。

这本来也没什么，街上经常有人唱歌，唱得最多的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……就算是喀秋莎、山楂树之类的苏联歌，也是经常能听到的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当苏明涛的歌声传过来的时候，沈寒秋的房间突然亮了一下，她的心也莫名其妙地热了一下，手里的笔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，目光下意识飘到了窗外，落到苏明

涛的身上。

苏明涛,高高大大的一个小伙子,穿着崭新的蓝色列宁装,骑着一辆老自行车由西往东而来,他仰脸迎着朝阳,高声地毫无顾忌地张大嘴巴唱: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,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,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……太阳的光辉笼罩着他,让他浑身散发着温暖的青春的光芒。在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六七岁的孩子,他们跟着老自行车奔跑,追逐,欢笑,嬉闹。

苏明涛有些忘乎所以,也许他和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快乐的童年。他脱开把手,举起双手,高声地笑着,唱着: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,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……忽地掉转车头,往回骑,然后他又腾空往后一跳,稳稳地站在了地上,转过身对着孩子咧开嘴笑,他的牙齿雪白,他的笑容和孩子一样纯洁无邪。

沈寒秋不自觉地微笑了一下,几乎一闪而过,却把她吓了一跳,她奇怪自己是怎么了,为什么要笑?为他的歌还是为他的笑?她是个早已没有资格笑的人了,她的生命里也不会有歌声了,即使笑了,唱歌了,心也是一动不动的。可是现在,虽然转瞬即逝,却是由衷地,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。

她立刻把目光收了回来,但即使把目光收回来的那一刻,她依然禁不住再望了他一眼,他依然笑着,灿烂地朝气蓬勃地笑着。

沈寒秋搁了笔,拿起一个绿色药膏盒,打开盒子,用手指头沾了一点药膏,往胳膊上涂抹,她白皙的胳膊上,有太多青紫的伤痕。是爷爷教她的,中国的万金油虽然好用,但比起这英国的茶树油,效果却还差一点的。爷爷说过的很多话她都一直记着,这药膏很难买也很花钱,但她还是千方百计地去找来了。

背后的男人突然发出一个愤怒而苍凉的声音:抹抹抹——你抹得掉吗?

沈寒秋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镜子里那双一动不动的脚,地上的苹果和碎玻璃还是那样原封不动地散落着。也许,至少,等一等,看看形势再说?她撕下那张写了“自首书”的纸,折叠一下,夹进一本蓝色证件里,证件里原先也夹着一张纸条,微微泛黄的白纸上用钢笔写着“T55”三个字。她看都不看就啪地合上了证件。从

出事那天开始,她就没有再看过这张纸条,不看,却是深深刻在她的血肉里的,她一度以为,自己的生命只为了这三个字才存在。

沈寒秋把证件连同纸条放进梳妆盒的夹层里,重新涂起药膏来,一边轻轻地说了句:我今天要出去一下。

有什么用?有什么用!男人不知在责问沈寒秋还是责问自己,他沙哑的声音里带着异常的恐惧,你听听,你听听!

沈寒秋不再开口,不紧不慢地涂着药膏。

苏明涛和孩子们的欢歌声已经远去了,广播里依然严肃而不容置疑:每一位居民都要保持高度警惕,从八个方面考察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一、查年龄,二、查出身,三、查来历,四、查历史看是否真实、五、查社会关系是否可疑,六、查平常表现有没有说破坏话、做破坏事,七、查文化跟出身是不是相称,八、查经济来源是不是清白……她皱了下眉头,目光落在首饰盒边上一帧小小的照片上,是一个身穿国民党军官服的斯文儒雅的男子。她终于停止了涂抹,把药膏盒盖好,放在桌子上,站起身,走到男人的脚边,不声不响地拾起果盘和苹果,走进里屋,那个屋子里,收音机里传出和广播同样的声音。

男人一脚把她重重地踢倒在地上。沈寒秋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就站了起来,这样的场面,她实在已经习惯了,她是不能怪他、怨他,也不会怪他、怨他的。沈寒秋平静地走到穿衣镜前,衣架上,上下两件的白衣白裙,地板上,一双白色的皮鞋。

“啪”的一声,收音机被他关掉了,可是外面的广播声却关不掉:反革命分子要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回来,人民要和平、安心生产,反革命分子要造谣破坏,要我们再过以前那种苦日子……

沈寒秋不用眼睛,也能看到他眼睛里越来越多的恐慌。当她走到白色的皮鞋前,轻轻地踢掉绣花拖鞋,把脚伸进鞋子里的时候,她想,他以前的脾气可是真好,外面很多男人津津乐道于苏州女人的温柔细腻,又糯又甜,好像娶一个苏州女人应该是男人的最高理想,做不了妻子,至少该找个苏州的女人做了红颜知

己。她记得妈妈那时候总是笑着,又骄傲又不以为然的神情。要说脾气好,苏州男人的脾气,那才是一等一的好。寒秋相信妈妈说的话,她记得很多次,也许在睡觉之前,也许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,他都会跟她讲几个故事,那些故事很多和她有关,是他顺口编出来的,就像贾宝玉给林妹妹临时编故事一样,沈寒秋觉得自己这个比喻不太恰当,不过也只是一个比喻罢了。寒秋清楚地记得那是一种温馨和幸福的感觉,不过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,只是一个概念或者说符号而已,恍若隔世了,而她也已经没有能力去真正地重温那种感觉了。

第二章 | CHAPTER 2 |

.....

沈寒秋穿过街道的时候,各式各样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,她知道,但和她没关系,惟一和她有一点点关系的是当她正准备走上双桥的时候,苏明涛的歌声非常意外地再度传了过来,而她的心也因此猛地一阵悸动。

.....

沈寒秋听过很多人唱歌,高亢的、低靡的、男的女的,大部分只是嘴巴的机械动作,有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唱得激情奔放,那也只是夸张而做作的表演罢了,而苏明涛的歌声,却是全心全意的热爱。全心全意的热爱,这个想法的突然闪现让沈寒秋不免有些生自己的气,于是挺了挺脊背,面无表情地走上双桥。

苏明涛肩上扛着自行车迎面走来,看见沈寒秋的时候,他只觉得轰的一声,脑子里很想抓住点什么,却又空落落什么也抓不住。沈寒秋就像没有看见他一样,从他身边擦过。他下意识地让了让,又直愣愣地机械地跟着转过头,像被点了穴一样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的背影。直到她快消失的时候,他惊天动地地大喊一声“宁宁”,才追了上去。

一直追到一棵大香樟树下,苏明涛才止住脚步,树下静悄悄地,什么都没有,只有地上斑驳的树影。树边,平江河独自蜿蜒着。他愣愣地,他纳闷极了,四下张望着,但还是什么也没有。苏明涛记得在列宁格勒的时候,他曾经答应过宁宁等到革命胜利之后,他会带她来苏州看看的。谁都说宁宁死了,掉冰河里淹死了,他也亲眼看到宁宁的靴子躺在冰河上,可是他一直不愿意相信她真的死了。现在,就在刚才,他看见她了,她真的还……宁宁还活着,她比他先一步来了苏州。

一阵女人的说话声从区委里面传出来,苏明涛眼睛一亮,哗地掉过头,往区委大院里冲了进去。他没有想到,这一冲,许多原本毫无关联的生命从此被连在一起,从此被彻底地改变了。

院子里聚集着一大群花枝招展的妓女,排着不规则的队,嘻嘻哈哈唧唧喳喳地议论着什么。队伍最前面,有一张桌子,排在前面的几个女人低着头填表,填一下,又抬头朝面前干部打扮的人抛个媚眼什么的,干部也不理,只管低头看表格,验证件。

苏明涛不注意这些,他急切地冲进女人堆,大声喊宁宁的名字。

沈寒秋正站在离人群的不远处,绿树把她掩住了,她迷惑地看着苏明涛,许久,她微微苦笑一下,轻轻地叹了口气,目光扫过排队领证的妓女、发证的干部,却又禁不住重新落在苏明涛身上。

这群女人中,有一个叫程雅如的,穿了一身和沈寒秋几乎一式一样的白色洋装,虽称不上高贵,却也有着某种与众不同的气息。苏明涛一眼就发现了她,虽然她是背对着他的,他激动地喊了声,声音里带着颤抖,一把抓住她的肩膀。程雅如

“啊”地惊叫一声，猛地回过头，非常紧张地：干什么？

苏明涛发现认错了，一惊，慌忙放下手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
程雅如警惕地盯着苏明涛，却又有点烦躁不安的样子，这个时候，有个叫郑惠芬的雏妓凑了过来，撒着娇招呼苏明涛道：先生是找我吗？

没等苏明涛反应过来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郑惠芬脸上已经挨了一个重重的耳光，郑惠芬猛地抬头，却是添香楼的头牌姐姐施红英正杏眼圆睁，挑衅地看着她。

苏明涛一把抓住施红英的手腕道：你怎么随便打人？

施红英立刻媚笑了，亲昵道：哎呀哥啊，我这哪是随便打人嘛，这臭婊子想勾引你，妹妹能放过她嘛？

苏明涛愣愣地看着红英，想了一会说：我不是你哥，我找宁宁！

红英夸张地瞪大眼睛，认真地：我就是宁宁呀。

苏明涛急忙摇头，忽然想到可能是同名同姓，又急着解释道：她叫程宁宁，不是陈毅司令的陈，是方程式的程，后面两个都是安宁的宁，但意思是完全不同的。

红英有些发愣，苏明涛说出来的话，她听不懂，可是管他听得懂听不懂，他的长相多么可人啊。

苏明涛看红英发愣，更加急切地解释道：一个代表她爸爸妈妈的故乡南京，另一个代表她的出生地列宁格勒。

站在一边的雅如一边心神不宁地东看西看，一边随口说道：你跟他有什么好烦的？

红英倒是更加兴致盎然的样子，一把拉过雅如，对着苏明涛媚笑：要不，我们双飞燕？

苏明涛：什么双飞燕？我不懂。我在找宁宁，刚刚看见她了，真的看见她了，她穿着一身白裙子。

红英把一双被很多人说过好看的大眼睛更加卖力地睁睁大，道：哎呀，你当然看到了！宁宁就在你面前啊。说着就把身上的旗袍拉高，露出一大截腿来，腿上文着一枝红色的海棠花：你看，够白够鲜亮吧？

苏明涛一下子愣住了。

红英得意地笑了,又怕因为笑而把眼睛变小了,赶紧收住笑,只管挨近苏明涛,风骚地挑逗地摸着自己的大腿道:鸳鸯被里成双夜,一树梨花压海棠……

苏明涛突然惊醒似的被吓了一跳,恼怒地不知所措地退了一步,他看着红英,再看看周围,除了涂脂抹粉的女人,队伍外面还有持枪的战士,吃惊地问道: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们,你们是什么人?

红英看苏明涛傻傻的,好可爱的样子,忍不住又咯咯地笑了起来,再次上前拉住苏明涛的手,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的脸说:什么人?鸳鸯被里成双夜,一树梨花压海棠呀。一想不对,又连忙改口道:哎哟哟,对了,对了,你这么年轻这么俊俏,皮肤白里透红,应该叫一树桃花压海棠才对呢。

苏明涛急忙甩掉红英的手,拼命地擦着双手,严肃地带着点愤怒地:请你自重!我请你自重!说完转身就走,重新开始寻找。

一个战士走了上去,用枪一拦苏明涛,厉声喝道:你找的宁宁是个妓女?

沈寒秋一惊,下意识地隐到了树后面,却又禁不住探出头,关注着苏明涛的一举一动。

苏明涛显然被战士吓了一跳,没回过神:妓女?他突然觉得一阵心痛,妓女,这个词怎么能放在宁宁的身上?他愤怒了,指着战士大声喊道:你向我道歉!

没等战士反应过来,苏明涛又大声地喊道:你必须向我道歉!

战士:为什么?

苏明涛:你不能污辱宁宁!

战士:你到这里来,不找妓女找谁呀?

苏明涛急了:宁宁是烈士!

战士更加莫名其妙:烈士?什么烈士?妓女怎么会是烈士?

苏明涛更加激动地,竭尽全力地重申道:宁宁是烈士!她是烈士!

这时,公安局预审科的余科长走了过来,冷笑道:你到这里来找一个烈士?这里又不是烈士陵园!你大白天做鬼梦?到这里来找死人?

苏明涛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,解释道:宁宁失踪好多年了,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,他们说她被拉多加湖淹没了,可是我不相信……刚才,在双桥上,我看到她了!她一定是……

话还没有讲完,余科长指着周围那些妓女,冷笑地打断了:可她们都是妓女,妓女,你懂了吧?

苏明涛顺着余科长的手看了看周围,这才明白了,原来这群女人都是妓女,可是她们在这里干什么?她们会和革命干部在一起?难道在区委大院里?太多的问题一下子在他的脑袋里翻腾,他突然觉得头好痛,抬起眼睛,莫名地、求救似的看向远处。

一阵突如其来的心痛让沈寒秋有些喘不过气来,为什么会心痛,为什么要心痛,她背过身,紧紧地靠在树干上,闭上眼睛,告诫自己,不可以,不可以!

暗处,一双男人的手猛力地迅速地把她往树后拖去,来不及喊出声,也来不及看清楚对方的脸,她就被拖走了。

苏明涛似乎感觉到什么,可还没有反应过来,程雅如已经走近了他,笑着大声说道:这位公安先生……哦,不,是公安同志说得对,我们全都是妓女,共产党对我们好,让我们好好地认认真真地卖淫。

旁边一个干部连忙打断道:胡说!不是让你们真卖淫!是根据实际情况,暂时让你们……

暂时也是卖啊!雅如打断道,眼睛却看着苏明涛,并举起刚领的妓女证,在他面前晃了晃,喏,看见了吗?政府正给我们发妓女证呢,这是新社会给我们发的正规的妓女营业证!这说明政府很关心我们妓女。

苏明涛终于明白了,猛地抢过雅如手里的证件,一边用力撕一边激愤地:怎么可以这样?怎么可以这样?不能让娼妓继续存在!哪怕一天也不可以!

雅如突然大声嚷起来:啊呀呀,你把我的饭碗砸了——不得了啦——

苏明涛愣了几秒钟后,异常真诚严肃地:不,不能,你们不能再做妓女,我在苏联的时候就听说,北平天津都已经取缔娼妓,正在改造她们,新中国还在筹拍

一部改造妓女的电影,叫《姐妹姐妹站起来》。你们都应该努力学习劳动,做新社会的新妇女!

红英打断了:哎哟,我说哥哥,说这些多没意思啊,还是去我们添香楼吧,来,来,来嘛。说着就要拉苏明涛的手,苏明涛立刻甩掉她的手,又抢过她的证件,一把撕了下去,然后摔在地上,用脚踩着。

红英被他吓了一跳,哎哎哎地尖叫起来:啊呀哥哥,我的亲哥哥哎,这可是我的饭碗啊。

苏明涛不管红英,只管踩着,但还不解恨,他又冲到发证的桌子前,二话不说,抓起上面的证件就撕。正在排着队等领证的妓女们顿时乱作一团,冲上来就抢。发证的干部高喊着不要抢,却也乱了起来。

苏明涛抢到最前面,一边大把大把地撕证件,一边用身体挡着桌子:谁敢,这是丑恶,这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,我们怎么可以让它继续下去?又转过身,对着工作人员说道:我要告你们,我要告到市里去!

雅如第一个冲上来,一边继续大声嚷着,一边抓住苏明涛厮打起来:啊呀呀,这边有人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啊!不得了啦!

哄,妓女们更是开了锅,拳头胳膊全往苏明涛身上砸去。苏明涛一边躲闪着胳膊护着头,一边继续撕手里大把的妓女证:这是一个害人的职业,你们怎么能这样执迷不悟!

周思学,苏州市中区委区长,三十多岁的样子,带着眼镜,很斯文很儒雅,他走过来,口气温和地对苏明涛说道:同志,你的心情我们理解,新中国刚刚建立,很多旧习惯不可能一天两天全部消灭,改造工作不可能一天两天完成,这是市政府的决定,上海南京也都在发证啊。

苏明涛一时之间有些发愣,似乎这个人说的是对的,新中国刚刚建立,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,新政府也确实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慢慢处理,也许,真的是自己太急躁了。苏明涛就有些不好意思地对周思学笑了笑。

余科长却突然朝天开了一枪,砰的一声,尖利而突兀,众人一下子被吓住了。

暂时的一片寂静里，雅如突然回身大喊道：天哪，姐妹们，他砸了我们的饭碗啊！打啊，打死他——

这一喊，众妓女突然又反应过来，围上苏明涛又是拽又是打又是撕地，七嘴八舌地骂道：

你是什么东西……

臭男人，你以为你是谁？

政府都不管我们，你凭什么管我们？

红英愣了一下，冲上去拉扯着，又扯开嗓子喊道：哎呀，多难得的一张脸啊，可别打花了呀……

妓女们却像疯了一样，再冲上去厮打，苏明涛仰天跌落在地上，狼狈不堪。

就在妓女们动来动去的脚的缝隙中，苏明涛看见了一个白色的身影，他想看清楚，但很快被堵掉了。他不顾一切地推开了身边所有的妓女，迅速站了起来，呆呆地看着大门左侧的房间门口。那里，有两个特务正用衣服里的手枪，顶着沈寒秋和一个黑旗袍的女人，顺着左侧的走廊，向最里面的区长办公室走去。

苏明涛的眼睛里却只有沈寒秋一个人，她正向他款款走来，旁人做些什么，说些什么，他全都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众人的目光都随苏明涛转过去，他们几乎同时啊地惊叫，妓女们慌乱起来。

雅如又大声喊了起来：开枪！开枪啊！

战士把子弹上了膛，厉声喊：站住！

苏明涛突然地往沈寒秋跑去，特务紧张起来，他们不知道苏明涛的来头，掏出枪顶着沈寒秋和黑旗袍女人，严厉地喝道：快走！快走！去前面区长办公室！

沈寒秋浑身打了个激灵，她突然觉得，自己的生命可以放弃，自己的一切或者也可以放弃，但她不能连累苏明涛——那个让她多少年里忽然有了温暖和疼痛的男孩子，她对着苏明涛大喊道：不要过来！有炸弹！

苏明涛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，继续跑过去。

沈寒秋更加急切地喊：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我身上有炸弹！

苏明涛却一把拉起她的手，悲喜交加地用俄语说道：你游过拉多加湖了。

沈寒秋完全不知道苏明涛在说什么，她也听不懂俄语。苏明涛这才看清了沈寒秋的脸，这张脸，很像宁宁，但分明是另一个女人，她有着一双和宁宁不一样的眼睛，而这双眼睛看着他的时候，他的心竟一阵子痉挛。

黑旗袍女人趁机大喊一声我不想死，挣脱了特务，向大门口跑去。沈寒秋浑身一震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推开苏明涛，一边喊你快走！快走！炸药在我身上，一边也朝大门口跑去。

苏明涛不备，一连跌出了好几步，当他站稳的时候，两个特务正不顾一切地对着沈寒秋和黑旗袍女人开枪。

苏明涛急了，迅速冲上去，一脚踢掉一个特务的枪，双手又下了另一特务的枪，朝着端着枪的战士大喊道：快，捆上！战士还没明白过来，特务却一把下了战士的枪，对着战士当胸就是一枪，然后又掉转枪头，对着沈寒秋和黑旗袍女人连连开枪。

苏明涛举起刚夺过来的枪，射中了特务，而特务倒下的瞬间，又对着黑旗袍女人开了一枪。轰的一声巨响，随着一声惊恐万状的惨烈的尖叫，黑旗袍女人爆炸了，区委大院里顿时血肉横飞！